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辭義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摘景非瑩磨之力  
春華榮煥非漸染之采蔭蕙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  
至真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覲為異辭以不常為美而  
歷觀古今屬文之象眇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  
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文諧著作珍乎  
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

五色均徒閑遊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  
曲大庖無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  
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  
厦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脩短雖並屬文參差萬  
品或浩養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言  
功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聞於自料強欲兼  
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  
愛同憎異貴乎合已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  
賞苟以入耳為佳適心為快匙知忘味之九成雅頌  
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鹹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  
飄颻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  
羅網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  
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迅則進趨  
有遠近鴛銳不可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  
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遜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  
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為肴糧之用蒞蕙不救

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體迫弱也繁華曄曄則並七曜以高麗沈微淪妙則儕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浹王道无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言貴千載彌彰焉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終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一

循本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巍峩巖岫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壘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根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涖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猶狂華干霜以寒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竊大寶於

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眄已  
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躑躅忽之  
如此積習則忘鮑肆之臭裸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  
遁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闊  
哉將救斯弊其術無他徒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計  
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一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二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應朝

抱朴子曰客朝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  
獨往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與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  
累無餘於曾間伯陽以道德為首莊周以逍遙冠篇  
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宣芳烈於罔極也今先生高尚  
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  
譏俗救生之論甚愛骸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

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

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  
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為  
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  
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器非瓊瑤楚和不泣質非  
潜虬風雲不集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  
止一致豈必達官乃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亂  
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  
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細忠貞貶毀仁義可謂彫

虎畫龍難以徵風雲空拔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  
竹馬不免於脚剥土枿之盈案無益於腹虛也或人  
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  
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抱  
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飭外形為善  
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為高若徒阿順  
諂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弼違醒迷補過者乎慮寡  
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無取焉  
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

忍違情曲筆錯濫直偽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  
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書行言用  
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  
同之傾邪磋礧流遁之閻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  
張磔迂闊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  
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  
入無間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卵有  
足大可為羊大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竒以誑俗  
何異乎畫教倉以救飢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  
至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  
疾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鑄管青鑄騏  
驥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  
丘不與易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二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三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喻敬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為冠倫  
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為奇磧礫以  
多為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  
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表而乍出乍入或  
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  
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



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  
窟巢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無外守燈燭之宵暉不  
識三光之晃朗游潢洿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  
丘垤之位埤不寤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  
以其函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為富者以其  
包籠曠闊舍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  
無取乎宏燾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迹水之中無  
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顛無扶桑  
之林潢潦之源無襄陵之流巨鼇首冠瀛洲飛波凌

乎方丈洪桃盤於度陵建水竦於廣都沉鯤橫於天池  
雲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  
激不能局其流騏驎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  
能卑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  
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圃  
之下荆華之顛九負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  
夜光煥而灼天顧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  
夫周公既繫大易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  
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

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湏篇累卷積而綱領  
舉也羲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並生  
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  
而錦繡麗人音諧而簫韶美群言合而道藝辯積猗  
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銓之量  
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瑣碌也音為知者珍書為識  
者傳替曠之調鍾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  
莫賞而減之哉且夫江海之穢物不可勝計而不損  
其深也五嶽之曲木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君

之墳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  
雖有不艷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  
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  
之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為言著紙為書書者  
所以代言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  
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答之人人  
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  
針灸之處無常却寒以溫除熱以冷其於救死存身  
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

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  
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淑真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  
之書以死生為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飢若以所  
言不絕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剗眼療濕痺而削足  
患美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三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四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百家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翰銳藻弘麗汪濊然  
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經為道義之淵海子  
書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  
方之則林薄之裨高嶽而學者專守一業游并忽海  
遂踳躓於泥滓之中而沈滯乎不移之困于書彼引  
玄曠馳邈泓窈總不測之源揚無遺之流變化不繫

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五之邪徑風格高嚴  
重仞難盡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賞其也也用思有限  
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難故百世為隨踵  
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捐晷夜之寶不以書不出  
周孔之門而廢助教之言猶彼操水者器雖異而救  
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狹見之徒  
區區執一去博亂精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  
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億兆或詩賦瑣碎之文而  
忽子論深美之言真偽顛倒玉石混殺同廣樂於桑  
間均龍章於素質可悲可慨豈一條哉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四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五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文行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抱朴子答曰筮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筮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媸源流至到之修短韞籍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

遼貌其相傾也雖三光熠燿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  
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方其輕重而俗  
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槩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  
鍾子邳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比肩而班狄  
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聲之稱廐馬  
千駟而騏驎有逸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  
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  
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鷹隼之被六  
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且貴本不必便跡末

不必皆薄譬如鑄之凶素地球王之託蟬石雲雨生  
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  
應龍徐舉顧盼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  
蟻怪其無階而高致鴛鴦驚過已之不漸也若夫馳  
驟詩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  
測無涯始自矜名亂詣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  
古昔而賤當今敬所聞而黷所見同時雖有追風絕  
景之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之  
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

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冠群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五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六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正郭

抱朴子曰嵇生以為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惶席不暇溫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答曰夫智與不智存於一言攝機之玷亂乎白珪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

其間無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翹特鑒識朗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為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見隹慕於亂世而為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褒則重於千金遊安所經則賢愚波蕩謂龍鳳之集竒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日月者耳非真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悶而不堪或躍則畏禍

害確爾則非所安彰惶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統其神故遭雨巾壞猶復見劬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是其雖有缺隙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闇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書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交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流橫吾其魚也况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



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卒歲案林宗之言其  
知漢之不可救非其才之所辯審矣法當仰齊商洛  
俯泛五湖追巢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  
蹤山客離群獨往則當掩景淵沔韜鱗括囊而乃自  
西徂東席不暇溫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憂世周  
流四方猶為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  
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入不能彈毫屬筆祖  
述六藝行自街耀亦既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  
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迹於竹帛觀傾視汨水泮草

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沉浮於波濤之間倒挺於埃  
塵之中邀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刃筴弊匪遑啓處遂  
使聲譽翕習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  
客輶車盈街載奏連車誠為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  
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厠高潔之條貫  
為秘丘之俊民而脩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  
不謂之間於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  
恬默之塗竟無有為之益不值禍敗蓋其幸耳以此  
為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尋龍騏斥鷃之

逐鴻鵠焦冥之方雲鵬鼯鼯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俗之才無用守之曾見無不了庶幾大用符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退心希榮利未得玄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也自徇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劬尤師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夫以明並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况於林宗螢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為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

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識爾雖頗甄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侮於壇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之達穰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敬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京輦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蔽徒能知人不肯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識在木之中梁柱而終不墾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奚辭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

者亦其疾也嵇生又曰林宗存為一世之所式沒則遺芳永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

抱朴子曰曷為其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後之識者何恤於寡和平且前賢多亦譏之獨皇主褒過耳故太傅諸葛公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為辯訕上謗政以為高時俗貴之歛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王之典論之於先

賢之行徒或華名咸競准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重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篤論之士也亦曰林宗入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衆關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沉士人不齒折其名賢遭亂隱遁舍光匿景未為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閭閻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

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室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私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棲為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寓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為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逋逃不仕也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

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為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為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六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七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彈禰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齒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群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為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警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

承訓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七

一信

或以姓呼之為某兒呼孔融為大兒呼楊脩為小兒  
苟或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  
人氣皆酒瓮飯囊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顛顛悽  
愴哀歎恍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眴  
歷視稠衆而答曰在此積尸列楛之間仁人安能不  
悲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復無正有入法應死之  
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耻  
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並搖蕤擊鼓聞  
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更劇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荆

州牧劉表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  
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共其距中國使諸文士立  
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使孫左  
右柱刀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子布見此大辱  
人也即摧壞投地表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為了不中  
芸鋤乎惜之也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  
衡凡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  
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此校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  
表乃請衡更作衡則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為佳而

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為曹公名為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賓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之名耳我一覽尚記之即為暗書之末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省可難言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

能幽翳蒿萊然修已駁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足蹈禍齎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猶梟鳴狐嗥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為之主任荷之足為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之病俞附越人所無如何朽木鈎鑿輸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荆楚間終陷極害此乃衡情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生曰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不寤寐於指南

投杖於折中乎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七終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八

晉丹陽葛洪稚川著

詰鮑

鮑生敬言好老莊之書治鮑辯之言以為古者無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亦將欲之者為辭哉夫彊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寡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



無名為貴群生以得意為歡故剥桂刻漆非木之願  
投鷓裂翠非鳥所欲促促銜鑣非馬之性荷輓運重  
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真伐根之生以飾無用  
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蓋非萬  
物並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  
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何無死也讓  
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  
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  
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泯然

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  
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  
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栖息於庭宇龍鱗群遊  
於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  
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  
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癘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  
胷機心不生舍鋪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  
飭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為坑穽降及杪  
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

飾絃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綠於焚燎傾  
浚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  
山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  
本法崇日遠背朴彌增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  
起見可欲則真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去奪之塗開造  
剡銳之器長侵割之患弩恐不勁甲恐不堅鈔恐不  
利敵恐不厚若無凌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  
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  
人辜諫者脯諸侯菹方伯剖人心破人脛窮驕淫之

惡用包烙之雷若令斯人並為匹夫性雖凶奢安得  
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為君故得縱意  
也君臣既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間愁勞  
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  
苦之中閑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  
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冲昧既闢降濁升清穹隆仰燾旁  
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  
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

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群分也由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穴窟毛血是茹結草斯服入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庇體廣廈稷梁嘉旨黻黼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蒞物良宰匠世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作受命自天或結畧以畋漁或贍辰而鑄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

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之化成太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覲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摛耀於天路皇風振於九域凶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爾乎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為知而不為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萊

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  
之黨則私鬪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  
血絳路久而無君噍類盡矣至於擾龍馴鳳河圖洛  
書或鱗銜甲負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或回風三  
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指  
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  
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為  
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為高乎則八卦不  
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闡哉雅論所尚唯貴

自然請問夫識毋忘父群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  
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  
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  
楫之噐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  
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賴其厚  
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之陋死  
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負載棄  
鼎鉉而為生臊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為  
飾不用衣裳逢女為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

也况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寒  
肴糧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  
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茅可以生鬪訟藜藿足  
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己之情  
著於成形之日賊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  
何居夫明王在上群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盱食延  
誹謗以攻過貴昵屬之補察聽輿誣以屬省鑒履尾  
而夕惕颺清風以掃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  
犯無赦形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愆猶懼豺狼之

當路感彝倫之不叙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  
故嚴司鷹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嶽而狂狡之變  
莫世乏之而命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  
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彊所憑而冀家  
為夷齊人皆柳惠何異負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  
濡無轡筴而御奔馬棄柁櫓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  
鮑生又難曰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  
陰則川處承柔剛以卒性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  
本無尊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獺多則魚擾

鷹殺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壅  
崇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  
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竒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  
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飢  
寒之儉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  
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况加賦斂重  
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濫於是乎在王  
者憂勞於上台鼎顛顛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  
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女嬃鬻之不虞故

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驕城嚴  
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巨橋之粟莫不惟  
然况乎本不聚金而不斂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華  
山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猶以為泰况乎本無軍旅而  
不戰不戍乎茅茨土階棄織技葵雜囊為幃濯裘布  
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為美談所謂盜  
跖分財取少為讓陸處之魚相煦以沫也夫身無在  
公之役家無輪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  
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

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  
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  
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杼  
軸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  
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而猾  
吏因之以為非焉衡量所以檢偽而邪人因之以為  
偽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  
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為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  
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

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  
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  
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  
推無讎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  
漂溷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邪  
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  
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為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耳  
古之為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以金玉  
古之為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黼黻錦綺羅紈

古之為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乎淫聲驚魂傷和  
古之飲食足以充飢虛而今則焚林漉淵宰割群生  
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令唐虞在上稷高  
贊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王食之  
明禁管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  
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  
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既駁之矣後所  
答余文多不能盡載余抄條其論而牒詰之云鮑生  
曰人君採難得之寶聚竒怪之物飾無益之用狀無  
已之求

抱朴子詰曰請問古今帝王盡採難得之寶聚竒怪  
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余聞唐堯之為君也摘金於山  
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疏食菲服方之監門其不汙  
淵剖珠傾巖刊玉鑿石鑠黃白之鑛越海裂翡翠之  
羽網璆瑁於絕域掘丹青於嶮漢亦可知矣夫服章  
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  
辨貴賤上下之典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限冠蓋



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器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厨  
供羞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眚又減撤之無已之慾  
不在有道子之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  
論之證也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  
則民飢寒矣

抱朴子詰曰王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與  
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徒  
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宮理陰陽教肅  
宗奉祖廟祗承大祭供玄統之服廣本枝之路且案

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最天下女數多於男  
焉王者所宗豈足以逼當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  
矣帝王師百僚以籍田后妃將命婦以蠶織下及黎  
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惰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  
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  
奪其時調薄役希民無飢寒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  
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戶豐官倉之米至腐赤不  
可勝計然而士庶猶侯服鼎食牛馬蓋澤由於賦歛  
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

未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  
之而犯非者衆鮑生乃歸咎有君未若譏采擇之過  
限刺農課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履畝與太半但  
使後宮依周禮租調不橫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  
一日晏起則事有失所即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可  
終已靡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踈猶  
漏可都無網乎鮑生曰人生也衣食已劇况又加之  
以收賦重之以力役飢寒並至下不堪命冒法犯罪  
於是乎生

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蝨不餒使人智巧後用萬  
物食口衣身何足慮乎但患富者無知止之心貴者  
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  
紂之虐思乎無主也夫言主事彌張賦斂之重於往  
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飢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  
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  
時為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耶鮑  
生乃唯知飢寒並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並足而  
民知榮辱乎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

待旦日吳旰食將何為懼禍及也

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竦指天日以自喻秦始皇憂萬世之同謚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夕惕廣納規諫詢芻蕘以待聽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違何患百揆之不康夫戰兢則壽倫叙怠荒則姦宄作豈况無君能無亂乎鮑生曰王者欽想竒瑞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朱服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

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若乃景皇擢光以佐望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羲和之晷靈禽鳴咈於阿閣金象燁晃乎清沼此豈卑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誑眩朝野貺遺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然乎夫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覩尋仞之牙則知非膚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被無外也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能

然哉何者鮑生謂為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須王母之環以其為富非儉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物為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下無失所之人蚘飛蠕動咸得其權有國之美孰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鮑生之言不亦宜乎鮑生曰人君恐姦孽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

抱朴子詰曰侯王設儉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炎景之不能鑠金石冶客慢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坎備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遏暴客之變而欲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何必日用哉蜂蠆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扞網獮曲其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鮑生欲棄甲冑以進利刃墮城池以正衝鋒若令甲冑既捐而利刃不住城池既壞而衝鋒猶集公輸墨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或曰苟無可欲

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

抱朴子荅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錐刀之末愚民競焉越人之大戰由乎分蚡蚩之不鈞吳楚之反兵起乎一株之桑葉飢荒之世人人相食素手裸跣遠則甫侯子羔近則于公釋之探情審罰剖豪析芒受戮者吞聲而歌德則劓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也昔有繆在下而四獄不蔽明揚仄陋而元凱畢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或釋板築而躡玉堂或委鷄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為上將伯柳違讎人解

狐薦怨家方面叩頭以致士禽息碎首以推賢敢問于時有君不耶又云由蕪廩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田之蔓草臣非耗倉之雀鼠也其蕪其虛卒由尼運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求令其然乎至於八政首食謂之民夫后稷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食其陳白渠開而斥鹵膏壤邵父起陽陵之陂而積穀為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造三犁之巧而關右以豐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殷飽此豈無君之時乎

書院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八終

十四義

